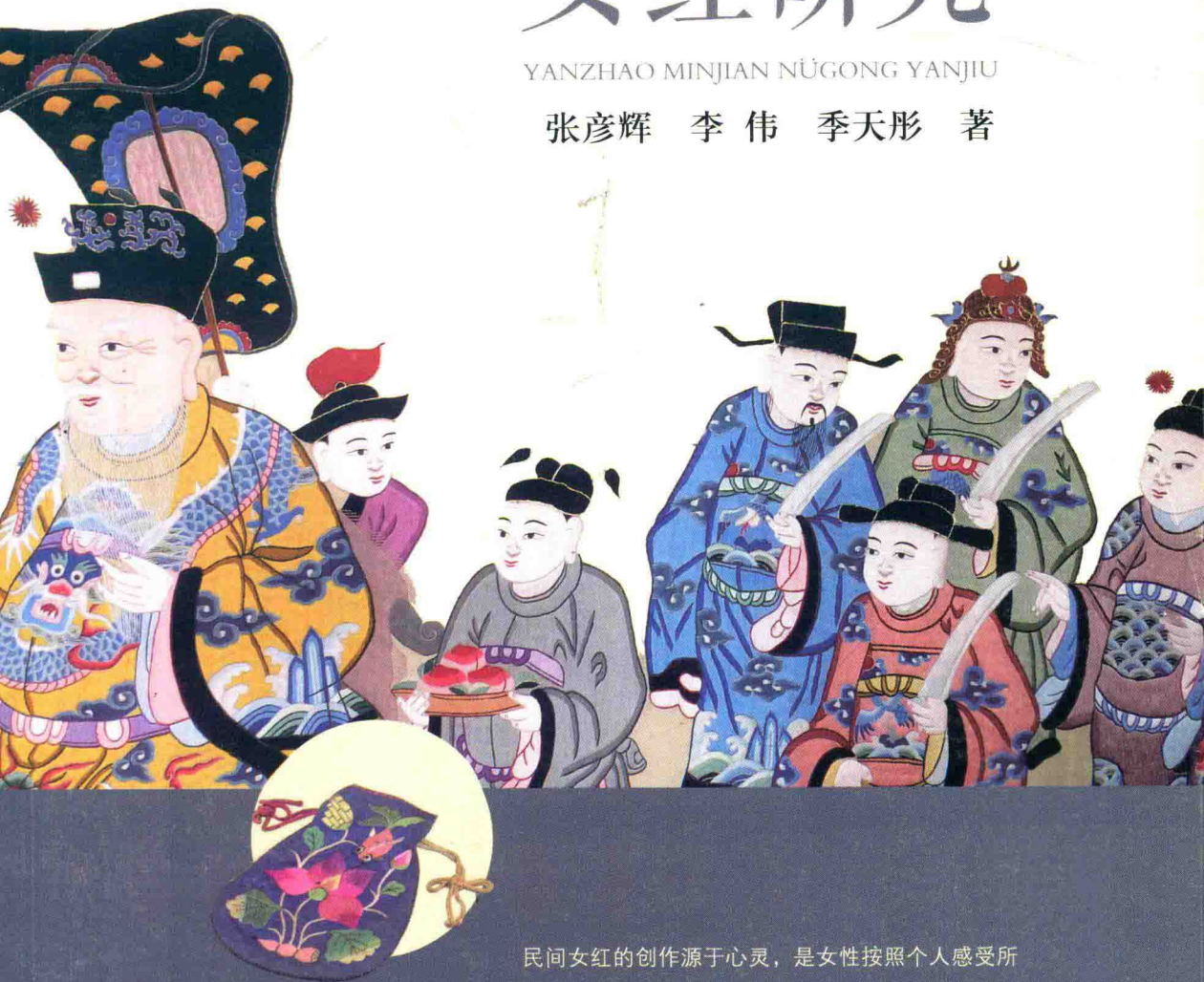


燕赵民间 女红研究

YANZHAO MINJIAN NÜGONG YANJIU

张彦辉 李伟 季天彤 著



民间女红的创作源于心灵，是女性按照个人感受所构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女性对生活的理解与追求，诠释了对客观世界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作品饱含着女性的生活情感和理想化的境界。

河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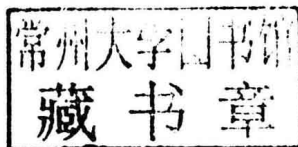
本书为“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及发展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

重点课题 课题编号201501901

本书得到河北大学新闻学重点学科出版计划专项基金资助

燕赵民间女红研究

张彦辉 李 伟 季天彤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燕赵民间女红研究 / 张彦辉, 李伟, 季天彤著. --
保定 :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666-0976-2

I. ①燕… II. ①张… ②李… ③季… III. ①工艺美术—文化研究—河北省 IV. ①J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0046号

YANZHAO MINJIAN NÜGONG YANJIU

责任编辑: 梁志林

装帧设计: 赵 谦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 1 / 16 (710mm × 1000mm)

字数: 218千字

印张: 13.25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6-0976-2

定价: 29.00元

前 言

华夏文明的恒持繁衍，是世界公认的一个重要而又独特的人类文明现象。古老文明得以几千年生生不息的延续，除了文字的记载传承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文化记载和传承方式——民间阶层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生产，这就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口传身教”的民间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为华夏文明的持久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文化的整合速度加剧，使得人们再次思考曾经孕育了自己文明的“母性文化”，并且希望保护和发扬自己的母性文化，为世界文明的丰富与多元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使得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

在诸多能称为“母性文化”的文化形态当中，来自民间“口传身教”的活态文化是重要形式之一。在这些积淀深厚、丰富多彩的活态民间文化传统中，民间女红是最具普遍性、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最具象征性的文化方式之一。

“女红”艺术是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参与的，倾注了女性情感和心智的艺术创

作。“女红”艺术是女性灿烂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自发的女性个体创作作为特征的，是女性按照个人的感受与经验构建的独特的精神世界，是女性审美意识的产物，充满了女性对生活的理解与追求。女红艺术风格质朴，常借物传情，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奇特而夸张的表现，同时又不受现实生活的约束，在似是而非中发挥着女性的自由个性，展示着女性对客观世界独特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它具有与生俱来的创造性和开放性，因其独到的艺术内涵、精神内涵、情感诉求，以及独特审美价值为世人瞩目。

对于女红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女红的历史”“工艺”及“技术”等方面，而对于从事女红的女性的研究相对缺乏。本著作将站在女性的角度对燕赵民间女红中所蕴含的女性情感进行深入研究，了解这些女性的经历、情感和心声，以求深入探究燕赵女红的情感和精神内核，为更好地解读、理解燕赵民间女红提供帮助。同时通过对现代燕赵女红发展现状的调研，清晰燕赵文化在现代女红艺术中的演变脉络，以利于对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确认知，进而进行科学的保护和开发。

本著作选定“磁县剪纸”“定兴、易县现代京绣”“威县土布纺织技艺”作为研究的个案。

“磁县剪纸”在其流传过程中几乎没有商业活动的参与，而是紧紧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活动而存在、发展。它不仅是工艺形式的传承，而且还有着特定的精神内涵。反映出来的是燕赵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以及当地女性的生活追求、审美情趣和心声，更具有燕赵民间女红的本质特征。

“定兴、易县现代京绣”源于京绣，其流传的范围一直在宋、元、明、清的宫廷之中，而且从事京绣的都是男绣工，行业内称之为“宫廷男工活”。但京绣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起源于民间。京绣是宫廷刺绣和民间刺绣相互促进发展而成的，后来民俗被官俗所用，服务于宫廷。随着清王朝的结束，宫廷艺术又流落于民间，为普通民众服务，官俗又被民俗所用。二者相辅相成，就形成了今天京绣的独特之处。

散落民间之后，京绣“只能由男工制作”“传男不传女”的行业“规矩”悄然发生改变，男绣工纷纷传艺于女儿、儿媳、女徒。历经近百年的“民间化”，如今的京绣尽管还保留华贵大气的宫廷艺术特征，但已经和民间的审美与需求相结合，其形态不断变化，绣法不断创新，与传统京绣相比有了很多的不同。其从业者已经多为“女绣娘”。

现在，在燕赵区域，定兴京绣、易县清宫传统刺绣、北京房山区京绣等都是京绣流落民间后的分支。定兴南大牛村有民间绣娘上千人，易县太平庄村是京绣基地，几乎家家都有会绣花的绣娘。

通过对京绣民间化历程的了解，可以揭示出作为传统技艺的京绣在当代兴起和发展的原因，进而探讨女红技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空间。

“威县土布纺织技艺”是一项古老的传统女红技艺，历经元、明、清，到民国和解放初期达到鼎盛。威县农村家家备有纺车、织布机，成年妇女都会纺花织布。纺织技艺通过口传心授，在母女或婆媳间代代传授，在漫长的实践中形成了威县独特的土纺土织工艺程序、织布方法和多种成品布花样。目前全县依然有一百多个村，三千多农户生产土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著作通过对这三个有代表性的传统女红技艺的调研，探讨这些区域女性群体的生产、生活、礼俗、价值观等，从而揭示这一区域女红技艺的全貌，进而以小见大，反映燕赵区域女红的面貌。

张彦辉

2015年9月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燕赵”范围与文化特性 / 1

第一节 燕赵的范围 / 2

第二节 燕赵文化的形成 / 5

第三节 燕赵文化的内涵 / 7

第四节 民族融合与燕赵民俗 / 9

第二章 燕赵民间女红的形成 / 21

第一节 女红与女红艺术 / 22

第二节 女红在女性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 / 25

第三节 燕赵民间女红的形式 / 30

第四节 燕赵民间女红的历史 / 53

第三章 燕赵民间女红的本质内涵 / 72

第一节 燕赵民间女红艺术中的图腾崇拜意识 / 72

第二节 燕赵民间女红艺术中的生殖崇拜意识 / 74

第三节 燕赵民间女红艺术中的福祉意识 / 80

第四章 燕赵民间女红的情感内核 / 85

第一节 母性之情 / 85

第二节 对爱情的诉求之情 / 88

第三节 对生活的挚爱之情 / 93

第五章 女儿情致在燕赵民间女红中的体现 / 95

第一节 优美含蓄的意象体现 / 96

第二节 与戏曲对照之下的具象体现 / 104

第六章 有代表性的燕赵民间女红 / 109

第一节 磁县剪纸 / 109

第二节 定兴、易县现代京绣 / 135

第三节 威县土布纺织技艺 / 151

第七章 燕赵民间女红的现状 / 177

第一节 燕赵民间女红的生存状况 / 178

第二节 燕赵民间女红的保护与传承状况 / 182

第三节 燕赵现代女红 / 198

参考文献 / 200

后记 / 202

第一章 “燕赵”范围与文化特性

燕赵之地既是原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又是中原与塞北的交界之地。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的民族冲突、不断的战争蹂躏形成了独特的燕赵文化。这种文化自战国形成直到清末仍能看到其“慷慨悲歌”的特性。正是由于近两千年的燕赵文化滋养，燕赵土地上蕴藏了大量的文化遗迹和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形成了奇异的民风、民俗现象。

民间女红作为一种母性文化，在其流传的过程中无疑会受到“燕赵文化”的影响，“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自然在燕赵民间女红中也会有所体现。例如磁县剪纸，操作技法粗犷随意，是用自家炕头筐箩里的剪刀，以红纸信手剪来。有些村妇在剪纸时，边说边唱神情自若，很有几分勇武任侠，放荡冶游的精神气息。剪出的作品也是如此，造型没有固定的样式，随心剪来，构图多变，甚至随意而做。因此，作品往往呈现出古朴、稚拙、粗犷、装饰的艺术效果。是燕赵文化慷慨激昂特征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同时民间女红植根于燕赵故土几千年，与燕赵其他艺术门类潜移默化相互影响，进而形成众多的、具有燕赵区域特色的民间女红形式。

第一节 燕赵的范围

据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地理著作《禹贡》载，“燕赵”在古时属冀州之地。春秋时为燕、晋诸国，战国时为燕、赵、中山以及魏、齐等国（图1-1）。燕国的都城在蓟，称为“上都”。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还有一个都城，始建于燕昭王，由于在蓟域的南面，故称“燕下都”。考古中经常提及的“燕下都遗址”就位于易县东南部距县城8公里处，当时称为“武阳城”。赵国的都城在邯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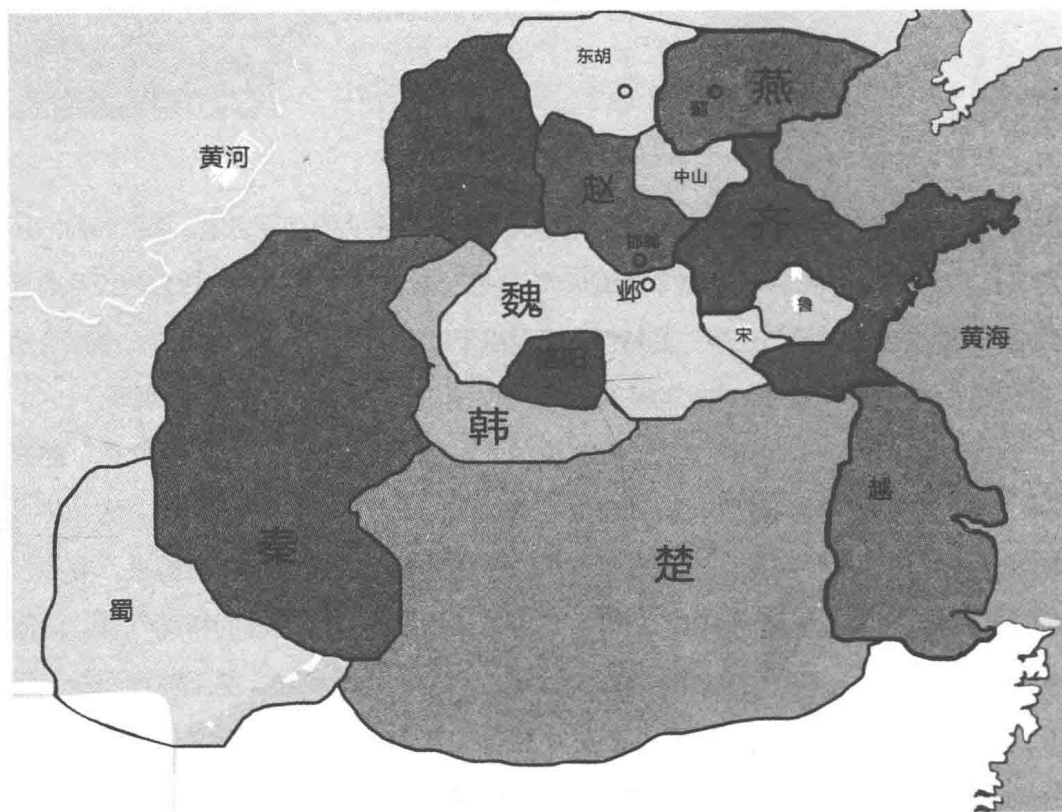


图1-1 燕国、赵国

但是燕赵区域不能仅仅依据战国时期燕国、赵国的疆域来划分。战国时期在燕国、赵国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中山国（图1-2）存在。中山文化是河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作为古中山国的都城之一，定州是中山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中山之名一直伴随定州至今。历史上曾有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战国中山国，由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白狄的鲜虞部落建立。因城中有山，故而得名中山。前后立国350余年，最后被赵国所灭。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曾经是一个非常强盛的诸侯国，号称拥有兵车九千乘，军事力量仅次于战国七雄，一度灭掉了邢、卫两个诸侯国，还曾大败燕国“辟启封疆，列城数十”。另一个是汉代时的诸侯中山国，其位置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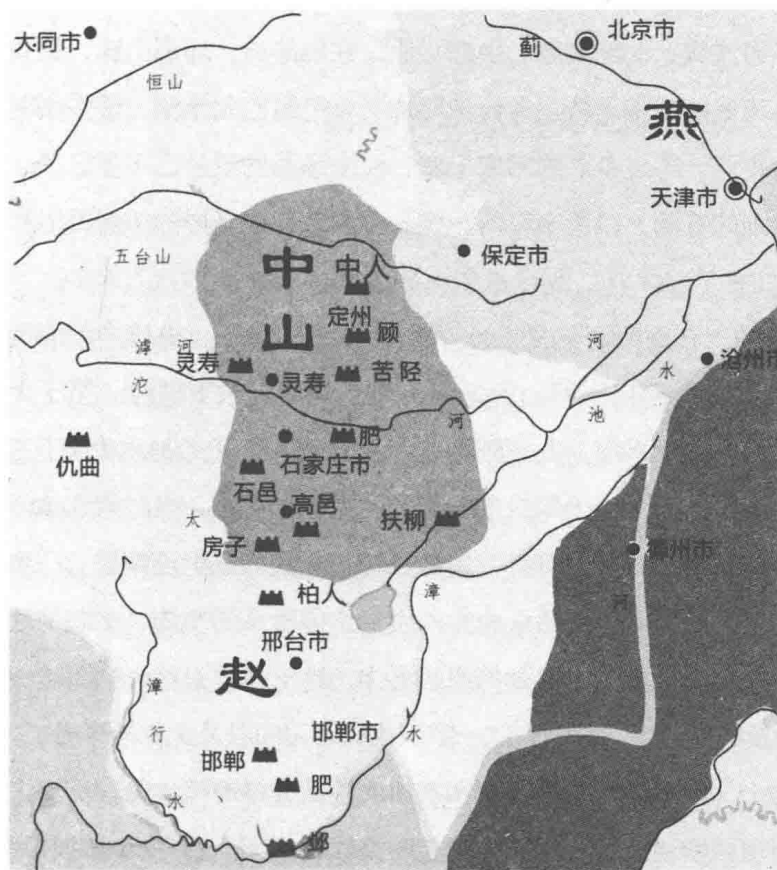


图1-2 位于燕、赵两国之间的中山国

体与战国中山国相当。河北文化当中，中山文化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河北博物院就专门设立有关于战国中山国和汉代中山国文化的两个展厅。

另外，燕国、赵国的疆界也常因战争的胜负而变化不定。所以，尽管燕赵区域以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为主体，但是完全依照两国的疆域来划定燕赵区域的界线则是不够确切的。人们称这块土地为“燕赵”，乃为表示其悠久的历史。

古代的“燕赵”之地北控长城，南界黄河，西倚太行，东临渤海，范围包括如今的北京、天津、河北以及山西北部、河南北部、内蒙古南部的部分地区。

燕赵的主体在河北，所以用燕赵指代这块区域。战国“七雄”争霸时期，河北省辖域内，北为燕国之地，南为赵国之地，故又有“燕赵”之称。

燕赵地处黄河中下游流域，北部高原，中部平原，东部洼淀，环形山脉，绵亘西北，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地貌大势。在自然环境上，可阻西北寒流，诱东南暖气，使得这片土地雨水丰沛。不过今天的河床干涸，流水汤汤的景色已不多见了，沉积下来的只是燕赵故地的苍茫，以及丰厚的，绚丽多彩、形式多样的燕赵民俗和民间艺术。

纵观历史，在久远的上古之际，这里曾水草丰茂、流水汤汤。史载“河溜衍溢，害中国，故禹抑洪水，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至华阴，东下砥柱。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这种自然环境至少延续到了一千年以前的唐代。据唐史记载，当时河北地区山高水深，大河纵横，流水滔滔；林深草杂，遍地丛棘，虎狼熊罴出没频繁。“草木畅茂、禽兽繁多”的环境状况并不太适合农业的发展，但雨水的丰沛、生态的活跃为农业繁荣以及人文文化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原始动力。这一点也必然影响到这一区域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心理情感，影响到这一区域的风俗习尚以及文化的形成。

在民族和人文环境上，河北地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错摩擦地带，历史上战事纷繁，汉族强大时可威镇漠北，少数民族崛起时又牧马中原。特殊的地理和民

族、人文环境导致了河北人民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心理情感特征。唐宋时期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发达的农业生产环境,使得河北民众形成了“满足现状”“固守家园”“求稳怕乱”等心理形态。但长期的民族摩擦、冲击、融合又造就了燕赵人“好勇义、寡诈谋”“愚悍少虑”的特有心态,造就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进而形成燕赵地区独特的民间风俗习尚和文化特色。

在这种独特区域文化的园囿里,民间女红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表现出绚丽多彩、形式多样的特征,呈现出浓厚的燕赵文化特色,至今仍然有着绵延不断的艺术生命力。

第二节 燕赵文化的形成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国事衰落,并不被人重视。在史籍中燕国国君的世系记述不详,甚至混乱;在其他各国的史籍记载中,旁及燕国史事的情况也十分少见。《国语》中没有燕语,《诗经》中没有燕风。虽为战国七雄,但燕国最弱,正如司马迁所说“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另外,战国时期燕国在内政上多有失败之举,也证明了燕国政治的不稳定。总之西周、春秋时期,燕国是默默无闻的。

燕昭王是对于燕文化风格的形成与成熟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位君主。为向齐国报攻占都城之仇,燕昭王卑身厚币向各国招贤。先后有郭隗、乐毅、邹衍、剧辛等天下之士争相前往燕国。燕赵至今还流传着燕昭王筑黄金台和用重金买千里马死骨的故事,梁任昉在《述异志》中记述“燕昭王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士人呼为贤士台,亦谓之招贤台。”燕昭王广纳天下贤士,与百姓同甘苦,恢复

国力。二十八年后，国力大增，士卒乐战。于是燕昭王任用乐毅为上将军，又劝说赵、魏、韩、秦、楚五国发兵，合力伐齐。燕国军队在乐毅的率领下独自攻入齐国，攻克临淄，放火焚毁齐国宫殿宗庙。齐湣王逃，后被楚大夫杀死。燕国报仇雪耻，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燕昭王卑身厚币，招贤雪耻的行为，在燕国乃至周边诸侯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太子丹令荆轲刺杀秦王之壮举做了先例，也为燕赵苦寒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太子丹对于燕文化的形成与成熟起了关键作用。燕王喜二十三年，在秦国作人质的太子丹逃回燕国，二十七年，秦国先后灭其他五国，兵临燕国易水。易水在战国时为燕下都，易水西来，绕城汤汤东去。燕太子丹派遣荆轲携副使秦舞阳，献樊於期人头与督亢地图，刺杀秦王嬴政，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荆轲刺秦是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刺秦虽败，身死犹荣。两千年来，多少人诗文咏叹。诗人贾岛驻足易水之畔，怀想当年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慷慨高歌《易水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何其悲壮！惊天地泣鬼神，震撼人心。贾岛怀着无限敬意，凭吊荆卿。写下了《易水怀古》：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至今易水桥，寒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一作凋）。诗意是：荆卿看重为名节而死，他刚烈的节操载于前朝史册。我为荆卿的高风亮节而感叹，谁能凭一时的成败论说英雄呢？至今易水桥上，犹然寒风萧萧。即使易水有流尽的时候，荆卿的英名也不会磨灭。一首《易水怀古》写得豪气冲天。宋人王远评论说，读之“如听燕赵之悲歌，蛾眉之曼声，秦庭之哭，荆山之泣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天地为之震撼，白虹贯日，苦寒的燕地文化，在政治经济的相对落后中激变，又在激变中呈现出慷慨悲歌。

“燕”地本是苦寒卑弱之所，因而它的文化与社会繁荣所形成的志高而扬的大国之风不同，常自伤自怨，刚烈悲壮，形成燕文化的重要特点。“慷慨悲歌”在燕民心理上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群体性的伤感、悲烈的情结。这个情结经过荆轲刺秦王的壮烈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久

之自然会化育为慷慨悲歌的燕赵群体性格。

赵文化源出三晋，有晋文公以来长期争霸中原的陶冶，又有繁荣的农工商商业的支持，是由社会经济的繁荣而导致的一种文化，与燕地文化有诸多相同之处，并逐渐与燕地文化形成一个区域文化整体。

燕昭王、太子丹的养士和荆轲刺秦王的事迹，标志了燕赵文化特征的形成和逐渐成熟。在此后的两千余年间慷慨悲歌的文化性格始终如初，直到清初延续两千年而不改其独特文化风格，成为燕赵文化的独特标志和主要特征。

第三节 燕赵文化的内涵

燕赵之地“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在燕赵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荆轲离别所作《渡易水歌》便是很好的例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丹子》称其为“壮声”“哀声”。《史记·刺客列传》称其为“羽声慷慨”。歌中对风、水、寒、壮士的描绘无不渗透着慷慨悲壮。到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的诗风悲凉、古朴，诗如其人，真情毕露。尽管燕赵不是曹操的出生地，但曹操成就霸业的基础是从河北开始的，在河北生活的时间最长，受燕赵文化的影响自然较深。

北岳庙现存一通《赵相藺公墓记》碑，是从相如村移入北岳庙的。明万历年间曲阳知县赵贷看到离曲阳县10公里的相如村有赵国上卿藺相如墓地，因有感于藺相如的高风亮节而书写的感怀碑文。藺相如面对强秦虎狼之势，凛然正气不畏强敌，“独完璧归赵”而“令赵国重于九鼎”。面对老将廉颇的挑衅，他却“引车避匿致颇负荆”。这种凛凛正气，坦荡胸怀，实乃万古仕人之楷模。

燕赵“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在戏曲艺术中也有体现，如魏良辅评论元明时期戏曲的风格特点时说“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王世贞和王骥德分别系统对比过北曲与南曲的风格差异，王世贞说“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王骥德说“东晋以后，文辞分为南北。南音多艳曲，北俗杂胡戎。南词主激越，其变也为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现在河北的地方戏曲依然保持着浓郁的燕赵“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如河北梆子曲调高亢悲凉，铿锵有力，狂放不羁，凄婉悲凉；舞台扮相粗犷抖擞，服装色彩浓重艳丽。这些都是“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在戏曲艺术上的表现。

燕赵“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除了在文学戏曲艺术上有所体现之外，更是渗透到了广大民众生活之中，据《南史》载“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古时称谓都直呼其名，至南北朝时期南方往往各有别号雅号，而北方仍各称名。古时人名多用贱字，南方崇尚机巧取名多用好字，而北方人性格纯真，仍用“贱”字以见自贬之意。南方妇女地位卑下，丈夫乘车衣锦，妻子不免饥寒；北方风俗则专以妇女主持门户，夫妻之间尔、汝相称，其实近古。这些看似笨拙、实则古朴厚重的社会风俗正是燕赵区域慷慨悲歌的文化风格所致。古老的燕赵文化，朴实豪放的民风，造就了曲阳世代相传的燕赵侠风。

第四节 民族融合与燕赵民俗

一、民族大融合与燕赵民俗

燕赵地处中原与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的交汇之地，也是历史上多民族生活习俗和思想文化的交汇地，北方多民族长期融合、凝聚最终形成了内涵极为丰富的燕赵民俗。元朝理学家、文学家刘因在《过易台》诗中写道“万里河山有燕赵，百年风气自辽金”。不间断的民族融合过程，使燕赵的风俗习惯呈现出以汉族为主的多元倾向，并且体现在居住、饮食、服饰、生产、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史记·货殖列传》记述，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北部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分界线东起今河北昌黎的碣石，向西偏北沿燕山南麓西行，到太行山再折向西南，经今河北唐县西北的恒山和汾水上游，沿吕梁山而至今山西河津、陕西韩城之间的龙门一线。此线以北地区为广袤的草原地带，北方的游牧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游牧文化，而在此线以南的地区则是发达的汉地农耕文明。燕赵地区正处在此线的边缘地带，雄关险要排列在燕山、恒山和太行山北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冲突融合显得尤为激烈。但内地先进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比较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在两种文明的冲突融合中，北方游牧民族总是先接受汉族的影响，再逐渐与汉族融合，然后逐步进入中原地区。从东汉初期开始，南匈奴已经与汉人杂居在今山西忻县一带，并逐渐转向农耕生活。随后五胡、北魏进入中原建国，普遍接受了农耕方式，接受了农耕文明。在这一融合过程中除了学习汉族崇尚的儒家学说以外，对农耕文明产生的民风民俗自然会有所体验。这种体验与其原有的风俗习惯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融合与借鉴，当然这种体验与借鉴对于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和定居的汉族来说是相互的。久而久之，这种借鉴就会逐渐在燕赵大地沉